

外公的竹篮

胡萍（湖北）

上周六，我在清理阁楼上的旧衣服时，发现阁楼上还有一个泛黄的旧竹篮，那是外公十多年前编织的。摩挲着包浆稠厚的竹篮，眼前不禁又浮现出瘦削的外公坐在椅子上寂寂地编竹篮的情景。

孩提时，每次去外公家，都会发现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削去枝杈的墨绿色水竹、淡黄色的篾片和摞在一起的竹篮。外公不但是种田的好把式，还会编竹篮。那时外公家人口多，生活拮据，为了补贴家用，外公就没日没夜地编竹篮。外公编的竹篮大方又秀气，结实耐用，一编好就被商贩收购了去，非常受欢迎。

有一年放寒假，我来到外公家。

那天外公要上山砍水竹，我跟着去了。到了山上，看到路边有一片青翠欲滴的水竹，我握着小刀就要砍。外公一把制止了我，说这是今年长出的嫩水竹，不硬朗，不能做竹篮，要选生长了一年以上的老水竹才能用。我不解地问：“咱不说别人也不知道呀，砍吧。”外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新水竹含水量多，做的篮子不结实，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咱做篮要凭良心。”

离开那片嫩水竹后，我跟外公继续向前寻找。在一块巨石旁，外公终于找到一丛粗壮繁茂的水竹，他兴奋地说：“这水竹好，既硬朗又有韧性，做竹篮可以用很多年，可以砍了。”

听外公说，做竹篮很苦，有七八道工序，一劈二刮三起篾四起底……简称七手八脚。由于工序繁琐，一天只能做两三个。年轻时，家里没吃的，外出讨生活。只要随身带一把篾刀，不管走到哪里，找些水竹就能做篮。送人或卖都很受欢迎，用手艺混饭吃不成问题，还可以换米和红薯。

当外公订单多，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唤我帮他收口。收口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却不容易。刚开始我还收得比较认真，后来想出去玩就胡乱地收。外公看了直摇头，动手拆了松垮的，不合格的，要我重收，并且念叨着：“编筐编篮，全在收口。”我被外公那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镇

住了，再也不敢胡编乱收了，老老实实地收紧每一根篾片，直到外公满意为止。

外公性格倔强。有一次，他生病了，有个人订购了四个竹篮，每个两角五分钱，第二天就要。那天晚上，外公彻夜不眠，一直坐在灯下编篮。夜深了，外婆心疼外公，说：“歇歇吧，身体要紧。”外公充耳不闻，还是不停地编，淡黄色的篾片如蝴蝶般在他手上翻飞，天亮时外公终于将四个竹篮编完了，这才疲惫地倒在床上休息。

有一年县里举办物质展销会，外公的竹篮因为编织得精美，声名远扬，被邀请参加展销会。办展销会的三天，外公销出去300个竹篮，高兴

得合不拢嘴。展销会结束后，外公不但买了很多好吃的，还给我买了一件粉红色的丝棉袄，让我惊喜不已。

编篮虽然收入微薄，但外公却很热爱它，从12岁开始学编篮，就再也没放下，一直编篮不辍。到了老年，舅舅们都不要他编了，外公却割舍不下，仍一如既往地劳作和编织。在编竹篮的快乐中，外公度过了一生。

外公离世前，精心给儿孙们编织了十几个竹篮。十几年过去了，竹篮仍结实耐用，风骨依然。外公是个木讷的人，讲不出大道理，但他编竹篮时的匠人的精神，一直鞭策着我做每一件事都务必认认真真，精益求精。我想，这也是外公希望我做到的。



老屋小记

杨泽文（云南）

对一个游子来说，老屋是最珍贵的旧居，毕竟在异域他乡的所有乡愁都要以此为场景展开。每一次，当我回到遥远的老家看到老屋还静卧在原处时，我的内心不仅踏实了许多，而且还有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满足感。

尽管老屋旁边已建盖了新屋，有了敞亮的新房间，但父母在世时还是坚持睡在老屋里。很显然，父母对老屋比我们有更深的情感，以至在家照看父母、从事农活的妹妹当初要对老屋进行重新装修时，竟会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

尽管我觉得重新装修后老屋的居住环境更好了，可父亲却不认可——他所熟悉的老屋里的一切变得陌生。但对于将老屋正中的居室改成客厅来使用，他是支持和高兴的。于是每天晚饭后，一家老小便到老屋客厅里看电视或者聊聊天。外孙和外孙女的吵吵闹闹，也给老屋增添了不少热闹气氛。每次给父亲打电话时，我问他，你在哪里啊？父亲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乐呵呵地回答：我在老屋里呢！

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但他却很关注时事，关心他周遭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听广播还是看电视，他最关心的都是国内重大新闻和本地热点新闻。在我的印象中，每到广播喇叭播送重大新闻时，父亲就在老屋的屋檐下或是站着或是蹲着，静静地聆听，默默地铭记。那时的有线广播，声音小，杂音大，听着相当费劲，但父亲还是能听清楚并记住一些很特别的名字，然后回来对我们解说。

记得当年父亲在老屋里常听的那个有线广播喇叭，高挂在老屋的正中檐柱上，除了一根悬空拉来相连的电线之外，还有一根向下的接地线。有时广播喇叭声音太小或杂音太大时，父亲就老认为是接地线出了问题，于是要么去摆弄一下接地线，要么剪一段新铁丝更换接地线。可不论如何努力，就是听不到有线广播的喇叭声音增大一点和杂音变少一点。那时爱听广播新闻的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会在老屋里用收音机收听到声音清晰的无线广播，还能够观看图像清晰的彩色电视。

老屋见证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衰老，并注定要越来越老旧。可是，不仅从老屋长大外出的人越来越眷恋老屋，就是麻雀和燕子也非常喜欢老屋。叽叽喳喳时常吵闹不已的麻雀，总喜欢在老屋的大小墙洞里筑巢孵蛋育雏；燕子则喜欢在老屋檐下的横梁上，修筑一个又一个泥巢，然后来一个春夏居住，秋冬空置。而老屋旁新建的房屋，却始终引不起麻雀和燕子的筑巢育雏兴趣。对它们来说，似乎并不存在喜新厌旧的理念。

老屋的木楼上，居中放置有祖先的牌位，那是再胆大顽皮的孩子都要安插收效的地方。每次回老家到老屋的楼上祭拜时，心里充满的是虔诚和敬畏。从我离开老屋到外地谋生，在老屋中生活的父母每天都要祈求祖先护佑子女平安幸福。

父亲过世后，母亲仍然固执地睡在老屋里。让她忧心的是历经半个世纪的老屋墙面开裂屋顶漏水，只是担心增加儿女们的负担而始终没说修缮之事。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外工作的我和兄弟经过商量共同出资，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终于对老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翻修。一方面了却母亲的一个心愿，另一方面，老屋承载着我和弟弟妹妹们太多的记忆，只要我们还在，老屋就不应该消失。

其实，不论如何修缮，越来越陈旧的还是老屋，愈来愈久远的依然是时光。但我相信，只要有老屋在，对游子来说，回乡的道路就会始终明亮在心间……

母亲是预言家

何小琼（广西）

在我心目中，母亲是个神奇的预言家，只要是她说的预言，几乎都应验了。

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的儿童节，学校要举办晚会。早在三个月前，班主任就在挑选跳舞的同学。我也被挑中了，但看着比我漂亮的女孩心里就打鼓，不敢放开去表现，不自信让我郁闷极了。

母亲发现了我的情绪，就问我原因。听我竹筒倒豆子似的说完，母亲想了一下，忽然笑了，说：“你当然行啊！还记得上幼儿园大班时的表演吧？又唱又跳的表现得棒极了。去参加儿童节跳舞当然没问题！要有信心，你肯定是跳得最漂亮的那一个！”

我一贯相信母亲，她的话让我顿时充满了自信。哈！结果就像母亲说的一样，我放开表现自己，老师让我领舞，而且在晚会上，我们的舞蹈得了一等奖。

得奖后，我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我跟她说：“妈妈，你真是预言家！”父亲听了，在一边笑着说：“你妈妈啊，说话可神着呢。”

原来，对这一点父亲是感同身受。

当初的时候，父亲工作的单位实行承包制，每户可以承包一台推土机，自己保养、自己接工作，到年底交一定数额的承包金就可以，多劳多得。父亲的许多同事踊跃报名，而父亲却犹豫了，因为怕有风险，怕万一接不到工作，怕万一挑到一台毛病多的推土机，还会贴钱进去。

看着父亲迟迟不作决定，母亲这时说：“你担心什么呢？承包了推土机自己做得多收得也多，这是好事。推土机我们平时注意保养就可以。你这瞻前顾后的，机会可不等你。放心，我们家肯定是先富裕起来的！”听了母亲的话，父亲轻松了许多，居然豪情十足地一拍桌子：“干！”

于是，平时干完活儿回来，父亲必定会细细保养推土机，母亲则在一旁帮忙。由于齐心协力，加上工作细心认真，没出两个月，我们家的推土机成为效率最高的一辆，完成工作非常快，还不会中途“掉链子”。渐渐地，父亲接到的活儿越来越多，往往计划要排到半个月之后。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从来没有听母亲说过这个做不到、那个太难了。每当我对某件事情犹豫不决或者因此而拖拖拉拉，母亲总是预言我们必定能取得胜利。有了她的预言，我们就能打消一切顾虑埋头干。

当然，作为神奇的预言家，母亲总能跟我们一起欢天喜地地迎接胜利。

工作之后，我迷上了写作，但苦于写得不好，也不得其门而入。母亲知道后，淡定地说：“参加个写作培训班吧——正规的那种。你从小就爱读书、爱写字，长大了肯定也能写好的。”

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之旅。从最基础的开始学习写作，听课，看课件，看样文，自己尝试去设计情节，反反复复地修改文章。突然有一天，我写的豆腐块刊登在了报纸上，紧接着发在了杂志上。预言家母亲真是宝刀不老！

现在，我知道，母亲会继续当她的预言家。我知道，乐观向上、不畏困难的精神是母亲预言应验的魔法棒。我知道，一往无前地奋斗，过上好日子的预言也将一一应验。

远行的亲情

琴琴（陕西）

细雨乍歇 香樟树
大珠小珠在叶梢末滚动
牵牛花吹起亲情的喇叭
这些椭圆型的雨点
禁不住花香诱惑
滚了下来

蓝佩紫 红簪黄
今年的牵牛花比去年
开得更娇艳也更妩媚
也更适宜呼喊亲人
秋来了 你在远方
可否听得见？

大理行(三首)

黎均平（四川）

其一 蝴蝶泉边

泉在
梳妆池在
蝴蝶不在
真蝴蝶飞走了
来不及飞走的留在了标本里
蝴蝶泉边
一批又一批拍照的蝴蝶
眼里燃起渴望
像是要把《五朵金花》
连同后来的《阿诗玛》
全都带走

其二 洱海

带耳朵的海 耳朵里自有高山流水
善于以洱水为弦苍山为柱
撩拨大理每一阙心曲
南诏国的遗风
大理国的流韵
张家花园的飘香
让每一段旋律搭上思想的翅膀
罗荃塔像耳朵里探出的一根金针
既度古佛也度今人
路过洱海
所有的耳朵响起升级的集结号

其三 大理古城

四道城门像四张嘴
说着同样的大理方言
一条条街巷或深或浅
书写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琳琅长出满目
满目长出生动 生动长出味蕾
一个脚印踏着另一个脚印
模糊历史和现实的界线
古人今人 国人洋人
融合成同一张陶醉的脸



憩

苗青（广东）

夏日落木

陶余来（安徽）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登高》一诗诗题一作《九日登高》，乃杜甫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重阳节。寥寥几字，写尽了秋日的萧条落寞，与其《绝句》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春景描写构成鲜明反差。

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曹操：“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欧阳修：“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秋风扫落叶”，似乎自古而然天经地义。

然而，如果细心观察，即使在

百草丰茂的盛夏，落叶纷飞其实也属稀松平常。行走在大路上，你也许没有意识到，因为每日里有环卫工人早早清扫。近日的一天傍晚下班，我骑车经过一条僻静的小道，竟见路面上铺着厚厚的意杨落叶，人行其上喳喳有声，如踏在一层地毯上。要不是全身被热浪包围着，那一刻我真恍如穿越进了深秋。

盛夏时节本应是植物生长的黄金期，怎么有这样的无边落木？

原来，连续高温少雨，对植物的生长也构成了考验。

人们一般认为植物扦插最宜选择5、6月份，但也有艺高人胆大

的行家爱选择7、8月份，所谓“高温高湿扦插法”更有利于成活。道理很简单：越是高温高湿时节，植物的新陈代谢越快。但这里也含有一种风险：如果遇着连续破纪录的高温少雨，遮阳网厚度不够，或浇水不及时，蒸发量一旦大于供水量，则植物死得也快。

竹子是世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所以人们爱用雨后春笋形容事物快速发展。竹子高大、竹林茂密，新生的竹子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蹿高几米，就可能永远遭遇遮蔽，够不着阳光雨露，而无出头之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

战。才破土的竹笋如果贪恋一晚安眠，那么接下来的就可能是“此生长眠”。这就是物竞天择者生存的道理。

炎炎夏日，植物生机无限高歌猛进，本以为为开枝散叶一路绿灯，却不料遇到极端天气时，瘦弱的叶片也得给强壮的树叶让道，以满足整棵大树的供水平衡。盛夏之风剪除落叶，有时也毫不含糊，甚至更猝不及防骤然无情。对人们来说，道理也是一样的，战争时期固然艰难困苦，但即使身处和平时期，没有坚毅付出和矢志不渝，同样无法从容取胜坐享其成。